

# 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神木县志》 成书年代小考\*

李大海

**提 要:** 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陕西《神木县志》，未著其纂修成书时间。以往认为该志成书于雍正、乾隆年间的观点并不正确。从其所记内容判断，这部《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当在康熙末年，尤以康熙五十四至五十九年（1715~1720年）之间最有可能。

**关键词:** 神木县 《神木县志》 成书年代

据《中国地方志综录》（1935、1958、197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96年版）以及《陕西方志考》（1985年版）诸书著录，现存版本最早的《神木县志》，纂修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并认为“是志是神木县的首志”<sup>①</sup>。该版志书流传颇广，各地多有收藏。然而，此说不免失实。仅以目前所知该县志书可能的最早版本，则至少可上推至明万历时期。万历《延绥镇志》在“引用诸书”中曾提及有《神木县志》<sup>②</sup>。只是这本明代的《神木县志》后来湮没无存，恐已失传。后来在雍正《陕西通志》中，亦曾多次引用当时已存的《神木县志》<sup>③</sup>。万历《延绥镇志》和雍正《陕西通志》所引的《神木县志》是否为同一版本，目前已无法推断，但雍正末年以前神木县已有志书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

1970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又影印一部《神木县志》，作为其《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之一种予以出版。不过，该志不仅未著纂修人姓名，亦只云为“清代抄本”，具体纂修年代付之阙如。就此，20世纪90年代所编《神木县志》在附录《旧方志简介》中，将这部台湾影印出版的县志勘定为“雍正、乾隆间抄本”，“成书于雍正、乾隆年间”<sup>④</sup>。而2007年作为《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中的一种，再次由大陆影印出版的这本《神木县志》，被认定为是雍正志。笔者在阅读这本成文版《神木县志》的过程中，根据内容认为其纂修时间应在康熙末年，兹述其详。

成文版《神木县志》卷一《封域·沿革》云：“洪武六年废，十四年复为县。皇清因之，编户四里三分。”又《疆域》言：“神木县隶延安府葭州。”因雍正三年（1725年）原延安府葭州升为直隶州，仍领吴堡、神木、府谷三县<sup>⑤</sup>。故成文版《神木县志》未记此次重要的政区变迁过程，说明其成书时间应在雍正三年之前。又卷一《建置·县治》有云：“典史宅……康熙甲午南阳李艳美重修，添设寝房五间，东厨一间。”康熙甲午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公署》

\* 本文获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中央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特别支持项目（10SZTZ02）资助。

① 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四川25第52页，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② 万历《延绥镇志》之《引用诸书》，据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刻本。

③ 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建置四·明》“神木”条。

④ 《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神木县志》，第62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清世宗实录》卷36，雍正三年九月乙未条。

条记：“察院塌毁无存……康熙乙未文武公议变价助修文庙。”康熙乙未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此可证其成书时间又应在康熙五十四年以后。成文版《神木县志》卷二《职官》所载最后一任神木道员为罗景，“康熙五十二年任”。据道光《神木县志》卷五《人物志上·职官》记载，罗景的继任者是李世倬，“雍正元年任”。又据《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罗景因事被参革，当年（雍正元年）三月即由李世倬补任<sup>①</sup>。可知罗景在任不会晚于雍正元年年初。成文版《神木县志》所载的最后一任知县为贺有章，“康熙四十四年任”。道光《神木县志》说其后任者是刘荫枢，“康熙五十九年任”。不过，事实上贺氏只担任了8年知县。因为据道光《神木县志》载，从康熙五十二年起的当年就任神木管粮厅同知的周涌即“兼摄县事”，直至刘荫枢到任，方才罢兼。而周涌也是成文版《神木县志》所载的最后一任延安东厅同知<sup>②</sup>，此后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王涵焄方接任其职。又成文版《神木县志》并未出现“神木理事司员”一职，而据道光《神木县志》知，该缺“于雍正元年由宁夏议拨一员，驻扎神木，管理鄂尔多斯六旗蒙古民人事务”。则成文版《神木县志》必在该员驻扎神木前已修成。成文版《神木县志》记载最后一任县学训导为赵钜，“康熙四十九年任”。而道光《神木县志》云其继任为胡继昌，“康熙五十五年任”。因此，综取成文版《神木县志》诸上官缺最后一任在职时间之交集，可推测其纂修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13~1716年）之间。

然而成文版《神木县志》在所记武职“东协副将”一缺中，云其最后一任为周起凤，“雍正四年任”。翻核道光《神木县志》，知该缺自康熙五十五年起，历任分别是雷世杰、傅泽深（康熙五十七年任）、孙继宗（雍正二年任）和周起凤（雍正四年任）。关键的是，成文版《神木县志》在傅泽深与周起凤两人之间脱漏了孙继宗。再细阅成文版《神木县志》中周起凤一段影印笔墨之迹，与“前任”傅泽深一段稍有差异，似是出自二人手书。由此可以推测，成文版《神木县志》其中所谓周起凤任职的一段应为后世所添，非成书时即有之原文。鉴于周氏后来升任延绥镇总兵，故而不排除是后人为显耀地方或迎合权贵而故意将其续后植入。只是补缀之余，疏忽了在傅泽深与周起凤之间，尚有一任副将孙继宗，这才露出了改动的马脚。不过，诸上议论只能确认周其凤一任是后来所添，至于是否只是借此续添了一任副将，仍一时不易弄清楚。因此，从傅泽深与孙继宗任职的时间来看，成文版《神木县志》的成书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二年（1718~1724年）间。显然，这与前文得出的结论稍有抵牾。是成文版《神木县志》对诸如县学训导等员的记载有所疏漏，还是在武职副将中后人不止植入周起凤一人，目前尚难有定论。

其实，成文版《神木县志》并不太可能成书于雍正二年。因为倘若如此，那么文职官员中不仅会“脱漏”县学训导胡继昌，而且还会因此出现缺载道员李世倬和知县刘荫枢以及神木理事司员的情况。这显然不符合修志常理。即便是雍正元年，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罗景年初已被参革，知县刘荫枢亦不载之，总不至于遗漏如此多时任重要的地方官员。笔者以为，成文版《神木县志》的成书时间就在康熙五十四至雍正元年（1715~1723年）之间，甚至时间范围更小，应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之前。换言之，成文版《神木县志》未载这年上任的知县刘荫枢可视为其成书的关键时间节点。

在目前无法对武职副将除周其凤外，是否还有后人续添这一情形做出判断的前提下，本文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93·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李世倬为神木道员折·雍正元年三月初十日”，第46~47页，黄山书社1998年版。

②（清）汪景祺著：《读书堂西征随笔》，第25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据1936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影印。

所以倾向于将成文版《神木县志》的纂修时间认定到康熙五十九之前，事实上还有另外的证据。

成文版《神木县志》卷一《建置·边维》一节在简要回顾明代境内历次修筑墩堡、边墙以御北虏之粗略经过后，有云：“今大清御宇，虽云南北一家，诸上台三令五申，无不以边维为重者，而封疆实攸赖焉。”比起这番言简意赅的描述，道光《神木县志》相应《边维》一节的内容，则无疑要丰富许多，如据其云：迨（康熙——引者注）五十八年，贝勒达锡拉卜坦以民人种地，若不立定界址，恐致侵占游牧等情申请。蒙钦差侍郎拉都浑前来榆林等处踏勘，得各县口外地土，即于五十里界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其租项按牛一犏，征粟一石、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给予蒙古属下养贍<sup>①</sup>。方志中对诸上神木县“边维”记述的背景，来自明清时期出现的划分神木与以北蒙古鄂尔多斯各部的长城边墙。明代双方以边墙为界，大部分时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清初政府依然对双方实行彼此隔离的政策，固守封疆。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包括神木县在内的沿边内地才开始被极为有限的允许逐渐开放汉民出边。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时，为了约束出边耕种汉民的活动范围，保证蒙部的游牧利益，双方正式订立如上所引的边外垦种界限。显然，从成文版《神木县志》对清代“边维”状态的描述来看，该志纂修之时，对出边汉民的控制依然是十分严格的。康熙五十八年，边外订立约束垦种范围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丝毫没有体现在成文版《神木县志》的相应记载当中，无疑是判断该版《神木县志》纂修于事件发生之前的重要参考依据。

总而言之，若仅从成文版《神木县志》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纂修成书应在康熙五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九年知县刘荫枢上任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因此，事实上这是一部康熙末年修成的《神木县志》，而绝非今人所说的“雍正、乾隆间抄本”。或者说，即便是雍正、乾隆时期的抄本，其所记述的内容也仍仅限于康熙末年以前。

这本康熙末年纂修的《神木县志》，在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之前，因未有流传，故在大陆学界甚少被人提及。以至于诸多方志目录竟皆失载。道光年间知县王致云纂修道光《神木县志》时，在序言中说道：“神邑向无志书。余莅任后，遍为询问，得抄志四本于藏书家，未著姓名，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第错杂脱略，不足以付梓。”新修《神木县志》认为，王氏当年所见到的“抄志四本”就是成文版《神木县志》<sup>②</sup>。这一判断的依据何在，该志并没有说明。笔者以为，虽然成文版《神木县志》与道光《神木县志》的确在个别章节上的文字记载有相同之处，但这仍无法证明王氏所见的旧稿即成文版《神木县志》的原本。事实上，成文版《神木县志》作为一部未曾刊刻的方志旧稿，关注其与道光《神木县志》记载的差异或许比寻找两者之间的相同点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兹举一例或可说明。成文版《神木县志》中认为神木境内的唐代麟州古城遗址“在城北六十里，本汉新秦地，唐置麟州，宋因之，金没于夏。今在塞外”。又说境内“杨家城，即镇西军，中有碑志，宫室遗址尚存，在县治北三十里”。在康熙时的县志纂修者看来，唐代麟州故址与杨家城非属一地，而麟州故址是在长城以北的“塞外”。这显然与道光《神木县志》的观点完全不同。后者认为麟州城就是杨家城，也就是北宋的镇西军。此说一直延续至今，在最近的考古调查中，学界再次确认杨家城就是唐代的麟州故址<sup>③</sup>。本文无意对目前学界的通行看法提出任何异议，只想指出应当注意在成文版《神木县志》中所提到杨家城“有碑志”的记载。成文版《神木县志》卷四《艺文》中收录了一块《镇西军太守题名记·宋嘉祐二

① 道光《神木县志》卷三《建置志上·边维》。

② 《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神木县志》，第627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陕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营堡卷》上册，第26~31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年》的碑刻，应当就是前文中所提及的当时在杨家城的“碑志”。其文只云为“古之新秦郡”，而不言颇负盛名的麟州。而在道光《神木县志》卷七《艺文志·碑记》中还留下当时在杨家城还能见到的另外一块北宋碑刻《杨家城将军山庙碑·宋绍圣五年》。换言之，成文版《神木县志》只说杨家城为北宋镇西军，是有碑铭等铁证支持的，其说法并不失严谨。而到康熙末年，在杨家城所能见到的实物证据只能说明其为北宋的镇西军，而无法证明镇西军就是唐代的麟州。无独有偶，在弘治《延安府志》中，纂修者也认为唐代麟州城址和杨家城虽与县城的距离相近，但却并不在一处，“杨家故城，在城北四十里”，而“麟州城，在城北四十里，本汉新秦地，唐置此州，宋因之，金陷于夏”<sup>①</sup>。事实上，今天的考古调查也表明没有发现杨家城就是唐代麟州的确凿证据，例如碑铭、墓志等。本文如此表述，似有狡辩之嫌。但目的只是希望提醒今人应当重视成文版《神木县志》中的有关记载，以推进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台湾影印出版的这部《神木县志》，其纂修时间应在康熙末年。虽然它并未刊印而广为流传，但也称得上是一部康熙《神木县志》。至于纂修人，恐怕已难以弄清。总之，只有确定这部方志的成书时间，才能真正利用其中所记录的资料开展研究工作。毕竟当时纂修人所能见到和收集到的各种历史信息，要远比我们今天丰富。与道光《神木县志》的诸多记载比较，这部康熙《神木县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继续加强这两部现存方志的对读比较，既有利于弄清清代神木县志书编纂过程中的历史变化，也会推动对地方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联系地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42号信箱 邮编：710062)

本文责编：杨海峰

---

### “厦门地方志”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开通

由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福建省方志系统首个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厦门地方志”近期开通。微信用户可通过微信账号搜索“xiamendifangzhi”或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进行关注。该平台通过设立“厦门一周要闻”专题，及时发布厦门市委市政府重大信息和群众关心的社会民生大事；每周策划厦门地情内容，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

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还将利用该平台开展读志用志工作，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鼓励和倡导公众“读志”“传志”“用志”，促进经济社会建设。

(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

---

<sup>①</sup> 弘治《延安府志》卷八《神木县·古迹》。

**An Overview of Published Editions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United Records (Da Ming Yi Tong Zhi)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 Ba Zhaoxiang(28)**

The Great Ming Dynasty United Records (Da Ming Yi Tong Zhi) is an important work officially compil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is widely circulated and used. Through this survey of various published editions of the work,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rst-carved imperial storehouse published edition and the Wanshoutang edition of the Wanli period, we can conduct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carved imperial storehouse edition, expound the changes of the Wanshoutang edition and some of its deficiencies in terms of page layout, style, time intervals, contents, and contents selection,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value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United Records.

**Brief Discussion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Xiaoyao Mountain Wanshou Palace General Records from the Guangxu Period and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 Wang Wenzhang(37)**

The Xiaoyao Mountain Wanshou Palace General Records was first compiled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Hongwu of the Ming Dynasty (1377), and was revised and compiled 7 times before turning into a masterpiece. It has appropriate styles, widely sourced and rich reference materials, preserves many religious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nshou Palace, the Xu Xun worship, and the Clean and Bright Daoism sect, and as such has high historical value.

**Looking into Qing Dynasty Government's Township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hrough Pingle County Records of the Guangxu Period ..... Bin Changchu(43)**

A township is a community different from a village. It has heavier density of population, mor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opulation, larger degree of mobility, and is a society of strangers. The Q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townships and conducted direct governance. In the meantime, the rulers realized management through the help of civilian powers, and realized social edification of the township populace through promotion of education, promotion of village agreements, and sponsoring public memorial services. Although the individual case of Pingle County has its particularity, it can, however, partially reflect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s township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 Survey of the Completion Time of the Photoprinted Edition of Shenmu County Records by Taiwan Cheng Wen Publishing House ..... Li Dahai(49)**

The photoprinted edition of Qing Dynasty Shenmu County Records from Shaanxi Province by Taiwan Cheng Wen Publishing House did not mark its completion time. The view in the past that the book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 is not correct. Judging from its contents, the completion time of this set of Shenmu County Records

should be at the end of the Kangxi Period, most likely the fifty-fourth to the fifty-ni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715 – 1720).

**Qing Dynasty Guangzhou Gun Batteries as Seen in Local Records ..... *Huang Liping*(53)**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several large-scale gun batteries constructions in Guangzhou for city, river, and maritime defence purposes. Gun batteries were once spreaded throughout the Guangzhou city borderline and the Zhu River that leads to the sea. Guangzhou used to be the cit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gun batteries in the Chinese coastal area. There were many inconsistencies among records of gun batteries in historical and local records reference materials.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rarely studied the topic in depth, and these inconsistencies are not seen to be clarified. This article, through recordings in local records and related reference material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ttempts to clarify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names, positions, and related sources about city, river, and maritime defence gun batteries of various periods in Guangzhou.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ese Ancient Caifeng (Public Opinion Collection) System and Local Records *Caifeng* Mechanism Construction ..... *Li Zhonghua*(57)**

The *Caifeng* (public opinion collec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ancient Chinese rulers had profound and longlasting influences upon many areas such as arts, politics, and history.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aifeng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s, and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records caifeng mechanism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ts necess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local nature of the local records cause and its tasks make the demand for the rescue and salvage of non-governmental local records resources increasingly urgent. Its favorable conditions, apart from the achievements and foundation from more than 30 years' socialist new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lso include policy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good human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the non-governmental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heat and local records enthusiasts. Its construction method is to make use of current resource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rely on the three-tier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 local records work institutions, and to establish the five-tier work mechanism of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township, and personnel *Caifeng*.